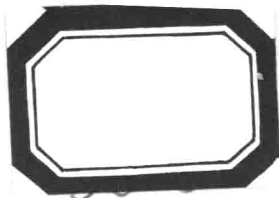


晚晴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

晚晴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责任编辑：伟雨
封面设计：鲁天

晚晴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*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七三八五工厂印刷

*

787×1092 1/32 8.9 印张 189 千字
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—20000 册

*

ISBN 7-80074-080-3
I·30 定价：4.20 元

内容提要

真正的爱情总不会一帆风顺，不会谈如行云流水。深沉炽烈的爱总是伴着人生的险滩，生命的激流。

吴浣思与刘哲凡离异 5 年后却更加炽烈的爱情交响曲，正是由于浣思的患病，哲凡的酗酒而再度奏响，正是由于骄傲与冷漠的相互回避而愈加深沉，一张朋友善意假造的病历，使暴风雨之后的天空放出晚晴。

他们的女儿心馨与邻居家漂亮的小伙秦康的爱情之花也是在误解，赌气之中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，芳香迷人。

这是一部穿插着同样美丽动人的母女俩各自爱情的动人的故事，令人读后回味无穷。

——

夕阳的光彩，带来一天最辉煌灿烂的一刻，像少女娇羞的红晕，像妇人风情万种的眼波，然而，那只是短暂的一刹那，你若不捕捉，它就消逝在四合的暮色中。它就像飘忽的爱情，就像飘忽的幸福，当它来到你面前，你不及时抓住，它就随风而逝——

大半天的骤雨在黄昏之前突然停止，隐在云层中的太阳终于带着笑脸缓缓向西坠去，经过雨水冲洗的阳光分外清新，透明的晴朗和晚霞互映生辉，在暮色之前，带给人们一种说不出的希望。

刘心馨从公路局车上跳下来，她呆怔于天空中奇幻的美丽，她从来没想像过黄昏中的雨过天青是这样动人，动人得使她忘了走路，忘了回家。

这儿是天母，比较特别的一个住宅区。以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住着美军眷，街上的行人，屋前玩耍的孩童，来来往往的汽车全属于美国人，使人有个错觉，此地是美国的某一个小镇吗？渐渐的，屋子越建越多，中国人也渐渐多起来了，在城市住惯的人，也想来换换小镇风味，于是，天母变成华洋杂处之地，也失去了那份单纯。

原本天母的房子都不建围墙，相连的着的屋子，也有相连的着的屋前草地花圃，从你的窗口伸出头来可以叫到我家来，

有种特殊的亲切友好气氛。后来——不知道是否环境杂了，人多了，治安也没以前那么好，于是有些人开始筑了围墙。一有开始，就有人跟随，各式各样的围墙就次第出现，不但破坏了亲切友好气氛，也破坏了统一和谐的外观。天母，也就像台北市其他许多地区了。

只有那街尾的几幢房子仍保持着原有风貌，相邻的屋子、相连的草地，没有围墙，静谧和谐中，还有——似乎守望相助的味道，中间第二栋就是刘心馨的家。

心馨是个十八岁的女孩子，短而有些天生自然波浪的头发整齐的用发夹夹住，一身令人羡慕的北一女绿色校服，黑裙白鞋，青春光芒在微拢的裙边晃动。她有张漂亮却孩子气重的脸，黑黑的圆眼睛很无邪也显得顽皮，高中三年级，就等考大学，她却沒有准大学生的成熟风韵。也许因为家庭环境单纯吧！她只有母亲和一个比她只大一岁，在台中念东海大学一年级的姊姊心宁，她看来是个长不大的孩子。

她抱着书包，仰望天际，她无法把视线从那奇异的美丽中收回来，何况，那动人图画渐渐淡了，更淡了，幕色已从四面八方涌过来——她向前走一步，一脚踏到一个小水滩，泥水沾湿了她的鞋袜，她惊叫一声，一双温熟的大手掌突然落到她肩头。

干什么？小星星。”好开朗的男孩子声音，听那声音几乎就能联想到主人漂亮、出色的笑容。

“秦康，你想吓我？”心馨转身，对着那高大的男孩直皱鼻子。“你知道你这一掌有多少磅？”

“一掌有多少磅？”秦康笑了。果然漂亮出色、高大英伟，几分不安中还有一丝——似书卷气的真诚。“掌以磅计？数学弄

昏你的头吗？”

“这么早下班？”心馨展颜一笑，不再计较这一掌多少磅了。他们并肩往前走。“没有约会？”

“要赶一张图表。”秦康扬一扬手中的纸卷。“不过，还是可以免费教你数学。”

再扬一扬手，他径自走进毗连着没有围墙的第一幢房子。心馨再走几步，走进第二家。

心馨的家是很现代化的家庭，布置得十分舒适、漂亮，虽然这屋子缺少男主人，在经济上，她们是富裕的。心馨的母亲袁浣思是十分出色的钢琴家，她所主持的一间钢琴学校极负盛名。虽然她挑选学生十分严格，但排队等待受教的学生永远是那么多，对浣思所定的昂贵学费在所不计。当然，这是她们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，另一方面，浣思离了婚的医生丈夫刘哲凡每月也付给她们足够温饱的赡养费。

心馨知道母亲不会那么早回家，她换好衣服，到冰箱里拿一瓶鲜奶，坐在沙发上慢慢饮着，她也听见那个广东籍的女仆四姊在厨房碰碰的弄晚餐了。

对十八岁的心馨来说，生活是平静无波的，她每天上学、——放学、做功课、看书，心中最大的目标是三个月以后的大专联考。她希望考上一所好学校，更希望学校是在台北，家中只有三个人，心宁已到台中，她若再离开，岂不只剩下母亲岂不太寂寞？

想到考好大学，她立刻从书包里拿出课本，考大学犹如拼命，她不能懈怠，就算读得头昏脑胀，近视眼八百度，若考上台大，也是值得，是不是？八百度的近视眼虽难看得吓人，台大——嘿！也够神气了。

电话铃响起来，她顺手拿起来听。

“浣思回来了吗？我是正伦。”很有风度的男人声。

“麦叔叔，”心馨叫。是母亲的——男朋友吧！母亲才四十岁，看来年轻得好像她的姊姊，又离了婚五年，理当有男朋友，只是——她心中仍是觉得怪怪的。“妈妈没回来，大概要过一阵。”

“没有事，心馨吧？”麦正伦说：“我八点半来，告诉浣思一声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！晚上见。”心馨挂上电话。

麦正伦是相当出色的小提琴家，又在一所大学任教，四十五岁，风度好，样子潇洒，许多人都认为和浣思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十分好，只是——心馨对正伦莫名其妙的敌意永远消除不了，心馨想，他不是爸爸，有什么资格和妈妈在一起？然而爸爸——

想起父亲，心馨看书的心再也集中不起来，父亲是医生，有医生的严肃、冷静和理智，他是很好的医生，却不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，他很重视事业，却忽略家庭。也不知道当初父亲和母亲怎么结婚的，他们个性完全不同，爱好、兴趣又绝对相反，医生和钢琴家怎么合得来？他们没有争吵，很平静就协议离婚了，现在母亲有了新男朋友，父亲——会有新女朋友吗？

心馨更烦躁了，她莫名其妙的不能忍受父亲有女朋友的事，父亲该属于事业，或是属于母亲，父亲——怎能另有女朋友？

心馨扔开书本，控制不了的烦躁使她奔出屋子，在屋前草地上转，她奔向秦康的家。

秦家和她家颇为相似，她们有两姊妹，秦家有两兄弟，秦

康是建筑师，秦恺在念大学三年级，念的是农化，兄弟俩外型相像，个性却截然不同。秦家和她们唯一的分别是：秦良的父母很恩爱，是个完整的家庭。

“秦康！”心馨不须敲门，不必通报的直走进秦家，她来惯了，何况两家人十分友好。“秦康！”

沙发上的男孩子抬起头，深而难懂的眼神，沉默但友善的神情，淡得不易觉察的笑容有些生涩，是秦恺。

“哥哥在房里。”他说。声音平板而不带丝毫变化。

“我去找他。”心馨对秦恺笑一笑，大步走进秦康卧室。她和秦恺也熟悉，却合不来。

秦恺几乎和所有人都合不来，他是孤僻的。

“你来了！”秦康坐在他那高高斜斜的工作台上，正微笑的望着进来的心馨。“什么事？想我？”

二十岁的他惯于和心馨开玩笑，他一直当她是小女孩，比她还小的小女孩！

“有我一个疑问，”心馨在床前的圆垫上坐下来，皱着眉，皱着鼻子，整张漂亮又可爱的脸皱成小哈巴狗似的。“你说我爸爸会不会有女朋友？”

“刘哲凡医生？”秦康好意外，他绝没想到心馨会这么问。“你希望他有女朋友？”

“他若有女朋友，我就——气死！”心馨稚气的说。

“这也说不定哦！”秦康故意逗她。“他英俊，又富有，又有事业，又有点名气，刘哲凡大医生，有女孩子追他并不出奇啊！”

“你是说——有女人会追他？”心馨的小脸儿变黑了。

“我是说——”秦康知道玩笑不能开得太过分，心馨是个

死心眼的固执女孩子。“他不会主动找女朋友，他是十分事业型男人。”

“真话？”心馨立刻开朗了。“不骗我？”

“什么时候骗过你？”秦康伸手摸摸她的短发。“怎么突然想起这个问题？”

“麦正伦来电话说八点半来。”心馨嘟一嘟嘴。

“麦正伦？你怎能直呼名字？”秦康夸张的。“他就快是你的继父了。”

“我才不要什么继父！”心馨不高兴的扔开一把计算尺。
“我不听你胡说！”

“不听就找秦恺去，叫他讲些化学公式给你听，”秦康开玩笑。“你们俩倒是两小无猜的一对。”

“对什么？”心馨跳起来要打他。“只有你才是风流鬼！”

他一把接住了她的拳头，把她拉到面前。

“我不风流你嫁给我？”他笑着。那是十足恶作剧的笑容，他知道小女孩都不喜欢听嫁不嫁的。

“你不知羞！”她挣扎着脱出他的掌握，小脸儿胀得通红。
“你这么老，谁嫁给你！”

“老？！”他不以为意的笑着，只有小女孩才会觉得二十六岁“老”，事实上，这正是黄金年华呢！“好吧！秦恺不老，二十一，正配你——”

“死秦康！”她不依的顿顿脚，转身奔出卧室，背后传来一阵又一阵秦康得意的笑声。

奔出客厅，看见秦恺正冷冷的望着她，想着秦康说她正配秦恺的话，脸儿更红，一言不发的冲出大门，奔着回家。

秦康真可恶，专门捉弄人，总有一天——她会想办法报

复，要他在女朋友面前出洋相！她想。

刚在家中坐定，门外响起了熟悉的汽车声，她奔到窗口，看见母亲浣思停好她浅香槟色的 BMW 汽车，正大步走进来。

“妈——”心馨在浣思面前更像个孩子。

“什么事？你看来好兴奋，数学及格了？”浣思微笑。

四十岁的浣思风度好，修养好，不能说是什么绝色美人，却也相当漂亮，尤其那股成熟的风韵，十分动人，她看来顶多三十岁，就像心馨的姊姊。

“数学还是不及格，”心馨稚气的笑。“麦叔叔说八点半来。”

“是吗？”浣思朝卧室走。她依然保持着苗条身材，又十分讲究衣着，看背影，她就更年轻了。心宁呢？有没有来信？”

“没有。”心馨追着浣思进去。

“你猜姊姊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所以她没有时间写信？”

“也许吧！”浣思不是个严厉的母亲。“下次去信问问她，叫她放假带回来看看。”

“多妙！”心馨又皱鼻子又在笑。“以前我一直以为她喜欢秦康呢！”

浣思一面换衣服一面和心馨聊天，母女俩很亲熟，也坦白得无话不谈。

“秦康？！他怎么会喜欢你们小女孩，他的女朋友论打计，单是空中小姐就有好几个。”浣思笑。和女儿讲话，她是不顾忌什么的。

“空中小姐有什么稀奇！”心馨很自然的瘪嘴。“请我做我也不做！”

“那么大的口气？”浣思换好便装，挽着心馨出去。“空中小

姐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我不喜欢。”心馨还是摇头。

“因为她们是秦康的女朋友吗？”浣思开玩笑。

“胡扯，妈妈你——”心馨不依的脸红了。

“好了，去看看四姊的晚餐预备好没有，吃完饭我要出去。”浣思推着女儿。

“出去？和麦——叔叔？”心馨背着浣思皱眉。

“一个音乐会，”浣思不置可否。“十点半可以回来。”

心馨沉默了两秒钟，大步走进饭厅。

她的日子永远是这么平淡的，除了平淡，她还寂寞。她身边虽有亲人、朋友、同学，然而，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私生活，不是她能参加的，她只能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，有时，连个谈话的对象都没有。

心宁离开家，寄宿外地的学校可会好一点？或者——她也该离开家住到远远的学校去？

四姊正忙着把饭菜搬去饭厅，心馨想去帮忙，一眼看见厨房窗外的人影。秦恺，他站在他家后院做什么？他也是个寂寞的人，只是——他们之间无法沟通，说不出什么原因，或者——个性相差太大吧！

心馨捧起一盘好香的咖哩鸡，窗外不远处的秦恺转过头来，在幕色中，他的阴冷变得奇异的——吸引人，心馨本来完全没有出去的意思，却——莫名其妙的放下咖哩鸡，推开后门朝他走去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秦恺。”她问。他们虽然也是邻居，他还是秦康的弟弟，她和他却显得生疏和客气。

“不做什么！”他眼光停在她的脸上，阴沉却善良。他的声

音是坚硬的，不带任何感情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心馨望着他，很真纯的说：“你很适合在这个光线底下，你看起来很性格。”

“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性格。”他动也不动。

“我说的不是普通性格，”她抓抓头发，解释困难。“譬如风格，还有——反正应该是特别的。”

“我很特别？”他反问。他总是不多说话的，今天有点例外。

“你自己不知道吗？”心馨笑了。“你跟很多人都不同，使人——高不可攀。”

“我想——你错了！”他似乎有点尴尬。和秦康同样的一张漂亮的脸孔、神情，气质相差何其大？“我很普通，也很平凡，一点也不高。”

“我的感觉是这样，”心馨坦白的。“我觉得你随时都可能骂我一顿，把我赶走。”

“真是这样？”秦恺笑了，笑得十分漂亮。“那我秦恺不是很可怕？”

“不过我也不怕你，”心馨咬着唇，歪着头。“谁对我凶，我也凶还他。”

“很——有趣！”他说。眨眨眼，他缓缓移开视线。

“有趣？三个月之后说不定我跟你是同学了。”她不服气的。“就怕数学考不及格。”

“哥哥——不是在教你？”他又看她一眼。有点生涩。

“秦康啊！”心馨不满的揉揉鼻子。“他总有约会，要不然就要赶画什么工程图，说是要教我，从来没教过。”

“这样——”秦恺把双手放进浅蓝色牛仔裤口袋里，考虑

又犹豫了好一阵。“如果你愿意，我——我也能教你。”

“你?!”心馨意外的睁大眼睛，苹果般的脸上满是不能置信。“真的？你肯教我？”

“是——”秦恺似乎努力在抑止那份紧张和兴奋，他兴奋吗？“我的数学一直不错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有空教我？”心馨忘形的捉住他的手臂，不停的摇晃。“今晚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！”他的手一阵控制不住的轻颤，她已放开他。“你随时可以来。”

“太棒了！”心馨高兴得跳起来。“有人教我数学，我就有把握考上台大，我只是数学不行。”

他沉默着，脸上的阴沉却渐渐退去。

“先谢谢你，我一定请你看电影。”她又说：“你每天晚上都可以教我吗？我的数学需要‘恶补’。”

“可以！”他的话永远简洁有力。

“你自己不做功课？”她关心的。大三的功课不至于轻松得每晚有时间吧？

“我会安排自己。”他说。

“哎——我吃完饭就来。”她行一个军礼。“先说好，我对数学是很笨的，你要有耐心啊！”

他牵扯一下嘴角，终是没笑出来。她是那般真纯稚气，怎是一个就要上大学的人呢？

“我不会骂人的。”他说。

心馨拍拍胸口，放心的透一口气转身奔回家。

“等会我就来，你等我！”她进去了。

秦恺又在湿湿的草地上站了一阵，直到幕色更深浓，他才

慢慢的回到屋里了。他和秦康的确十分相像。只是他比较瘦，也略矮一些，他大概有五尺十寸，秦康大概有六尺。两兄弟的差别并不在高矮，秦康是光亮的，引人注目的，他能在许多人中间一眼被人看到，他的亲切笑容和那带着真诚的不羁，很是与众不同。秦恺却是光华内蕴的、含蓄的、沉默的，在人群中，他很可能被忽略，他也不喜欢表现自己，然而，他的善良与智慧，却全在心底深处。

秦恺的沉默与孤独也许是与生俱来，在家中，他们兄弟俩受着父母相同的爱护和关怀，父母绝对不偏心，而且十分注意他们的成长与发展，父母也会经为他的孤独担心过，但——他看来并没有什么不正常，孤独是天生的，他们也就听其自然了。

喜欢孤独、安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对吗？

晚餐之后，他回到属于他的卧室。他有丝说不出的紧张，心馨要来吗？心馨几乎每天都来他们家，从来都不是找他的，心馨永远是秦康卧室中的小客人，今夜第一次为他而来——也是第一个客人，他为此而紧张吧？

大门砰砰碰碰的声，这是心馨的习惯，她来了——秦恺想站起来，忍住了，他只默默的坐在写字台前等着。心馨来为请他教数学，她自然会进来，他不需要这么——哎！这么殷勤，这根本是最普通的事。

过了一阵，心馨并没有进来，卧室门开着，心馨该知道他一向在卧室里做功课的。他听见隔壁秦康房里传来的愉快的笑声。

“你的图表还没画好啊！”心馨娇嫩的问。

“就快了！”秦康在伸懒腰。“你来陪我吗？”

“找你的空中小姐陪，我来学数学的。”心馨说。

“谁答应教你数学了？”秦康夸张的，分明故意逗她。“我眼睛就快闭上了。”

“臭美！”心馨一转身就走出来。“秦恺教我。”

“哦！约会呢！”秦康在隔壁怪叫。

心馨抱着书本，甜甜的笑走进秦恺卧室。她又换了衣服，红色半截牛仔裤只到膝头，上身是前胸印着花生卡通漫画的主角查理布朗的白T恤，天然微卷的短发没用夹子，有些湿湿的披着，脖子裹有清香的爽身粉，她一定刚洗过澡。手裏还拿着一个啃了一半的水晶梨。

“我来了！”她不客气的坐在秦恺床沿上。

秦恺心中有丝莫名其妙的酸，心馨来找他，却先去了哥哥那儿——这丝酸意也只放在心中。

“我先看看你的书，你吃完梨再开始教。”他说。看她一眼，立刻就垂下头去。

心馨把书本递过去，秦恺接过来，却发现书本下藏着一个大水晶梨。

“给你的。”心馨稚气的压低了声音。“只剩这一个了，别给秦康看到。”

秦恺心中流过一抹温暖，掩盖了刚才那丝酸意，心馨——真是可爱的。

“谢谢！”他微微一笑，把水晶梨放在书桌的一角。水晶梨不值什么钱，令人心喜的是那份心意。

心馨三口就吃完了她的梨，扔了梨核，在牛仔裤上抹抹手，坐到书桌的另一边。

“我想从头开始，三个月来不来得及？”她认真的。北一女

的学生对考大学都很重视和紧张。

“看你用功的程度。”他翻着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馨坐在对面，他就那么不自在。

“我一定用功，发誓！”心馨一本正经的举起右手。“我想考台大园艺系和你同学。”

“园艺？”他有点意外。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念外文，比较有机会去洋机关或航空公司赚高薪。

“植物系也行！”她睁圆了眼睛点头。“妈妈答应给我开个花园，专门种各种奇怪的、稀有的花草。”

他看她一眼，赞许的话放在心中。

“开始吧！你只有三个月。”他只这么说。

心馨很紧张的拿起纸笔，开始记录秦恺所讲的一切。才讲了一章，心馨就对他肃然起敬了，秦恺的数学那么好，足以教她而有余，这么好的一个老师，她怎么一直想不到？她怎傻得以为只有秦康能教？

她心中一直只有秦康，是吧？

秦恺讲了一个半小时，他看来全无倦意，还有继续的意思，心馨却急得大声叫惨。

“够了，够了，今天就这么多，她指着面前一大堆记下的重点。“太多了我消化不了，白费力气。”

秦恺看她一眼，合上书全。他虽在讲书，在演算例题给她看，却一直很注意她的神情，他很满意她的认真，她真是想补习好数学，考进她理想的学校，这个忙——他是帮定了，他这样告诉自己。

“那么——回去再温习一遍，免得忘了。”他说。

“不会忘！”她说得好肯定。“你讲得比学校老师还清楚，我